

我家门前有条小河

舒保荣



村旁小河。图片由AI生成

没有发生过泥石流那样恐怖的事。小河也愈发变得清澈。当地政府又组织人们新修了拦河坝，还用车拉来新鲜的泥土，盖在那些荒废的沙坝之上，把沙坝变成良田，小河两岸又是绿油油的庄稼。

近些年，随着草莓产业的发展，小河两岸的土地就成了种植草莓的首选之地。乡亲们在地里盖上大棚，种植草莓。外地老板还来河边修建冷库，专门收储草莓。许多村里人，都到冷库去打工，这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钱赚，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孩子。

当地政府又在小河旁边修建了移民小区，让这里的乡亲们住上了现代化的移民小区房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每次我回到老家，这里的移民小区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还有渝昆高速公路从村前经过，给家乡人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

如今，这条清澈的小河得到了合理的开发利用。每到农忙时候，乡亲们就用抽水机把河水里的水抽去灌溉田地、浇灌庄稼。政府还把这甘甜的河水用钢管引到鹧鸡村，甚至更远的待补小镇，供那里的人们生活饮用。河岸修了水泥步道，装了景观灯，家乡的这条小河正在以它特殊的方式造福更多的人。

每到节假日，我带着妻儿回老家，走过那条弯弯的小河，给孩子们讲起我小时候在河边捞鱼摸虾的趣事。

在我的老家，有一条自西向东蜿蜒流淌且并不出名的小河——落戈小河。这条小河发源于会泽县老厂村后面的大海草山之下，由几条山间溪流汇聚而成，从我们村前流过，最终汇入毛家村水库。小河两边都是巍峨高耸的大山，山上的松树林郁郁葱葱。我家就住在小河北面的一个比较平缓的半山坡上。我打小就生活在这条清澈的小河边，一提起这条小河便有种说不出的亲切。

童年的小河给了我们无限乐趣。小时候，吃过午饭父母就让我和小伙伴们赶着家里的猪去河边的沙坝里放养。说是放猪，其实就是把它们赶到河边，让它们自己去啃食那些沙子地和淤泥里的杂草。只要看着它们不去啃食人家地里的庄稼就行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清澈的小河里用一些青石堵一个大水塘，几个小伙伴泡在水塘里嬉戏玩耍。一个猛扎跳进小河，阵阵透骨的清凉袭来，好不惬意。小伙伴们在水塘里学狗刨、学蛙泳，比赛用双脚拍打水面，看谁激起的水花高。一阵水花四溅，笑声飞扬。河边分叉的地方，那些浅显的沙滩，经常有黑压压一片的小蝌蚪——我们喊做大头鱼。我们就捡一个塑料瓶子，装满半瓶水，开始捉小蝌蚪。

有一次在小河边，我们还捡来柴火，搬几个石块围成一个土灶的形状，盖上一块青石板煮锅粥饭，由于石板受热不均匀，一声巨响，发生炸裂，破碎的石头弹起老高，把我们吓得不轻，还好没伤到人。此后我们再也不敢把青石板放在上面当锅了。于是就改变主意，跑去洋芋地刨几个新鲜的大洋芋，放在锅洞里，一阵柴火烧烤，就是一顿美味佳肴。

童年的小河虽然给了我们无限的乐趣。但一次泥石流也让我至今心有余悸。那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。那时候我才有六七岁，白天晴得好好的，晚上一阵电闪雷鸣之后，就下起了暴雨，大雨刚过，就听见小河里发出阵阵隆隆的怒吼，犹如千军万马在奔腾咆哮。我吓得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。父亲和母亲披着棕衣，打着雨伞跑出门一看，一阵闪电划过夜空，照亮大地，只见小河两岸白茫茫一片，浑浊的河水裹着泥沙，推着巨石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涌向下游。由



火把节。新华社发

又是一年火把节，山风刮过，带着松树的香。我坐在屋头，手里抚摸着一小截干松枝，脑海里浮现起六十多年前火把节的往事。

老妈已经走了十多年，长卧在村北的大山里，可她当年傍晚进山，给我砍回来的那根松树火把，长长的，照亮了我的童年，成了我这辈子灭不掉的念想。

那年我才7岁，还没上学，爹就病故了，家里就靠老妈一人拉扯着我、妹妹、弟弟三个娃过日子。她一年四季辛劳，开春撒播粮种，夏天收麦栽秧，秋天砍苞谷收谷子，冬天修库坝、垒田埂、挖稻桩，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成堆，老妈从来没松过一口气。

1960年农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，满村子的少年扛着自己的火把，沿着田埂、围着菜园嬉耍。我孤零零地蹲在墙旮旯，两手空空，只能瞅着人家娱乐，心里酸得发堵，忍不住抹起眼泪，一路哭着跑回家里。

“妈，人家都有火把，我没有，我也想要一根火把！”我拽着她补丁的衣角，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。

老妈停下手里的针线活，伸用手袖给我擦干眼角的泪珠，叹着气哄我：“乖儿，我今年实在腾不出空进山，忍一年，明年妈一定给你砍一根最好的干松树，保证比别人的入眼，让你痛痛快快地过火把节。”我忍住泪，点了点头，把这句话牢牢钉在了心底，天天掰着指数着来年的火把节。

日子一晃就到了第二年农历五月。隔壁的伯叔婶们薅完秧忙着回家，三婶路过我家门口时，进屋告诉我：“侄儿，收工时你妈叫我告诉你，她往深山给你砍火把去了。”

我一听高兴极了，赶紧往灶里凑火煮洋芋当晚饭。不想没掌握好火候，一锅洋芋全都焦糊了，糊味飘得满屋都是。天色慢慢暗下来，星星在空中不间断地眨眼，老妈没回来。弟妹饿得哭起来，我把勉强能啃的几个糊洋芋剥掉糊锅巴分给他们，兄妹三人围在熄灭的池塘边等妈。我把吊茶壶煨水的铁链子都搓白了，弟妹困得睡着了，妈还没回来。

我放心不下，独自摸到村口去等妈。五月的夜晚闷热得人喘不过气，蚊子一群一群扑过来，往我脸上、胳膊上、腿脚上叮；田野的青蛙此起彼伏嚷个不停，让人心烦意乱。我双腿站得发麻，心里又悔又怕：都怪我当初耍性子朝妈要火把，害得本就屋里屋外累得够呛的妈独自摸黑进深山，山里有野猪、狼，还有几片坟地，多吓人啊！

就在我急得快要哭的时候，远处走过来一个佝偻的黑影，一根长长的树干，稳稳地扛在她肩上。我一眼认出那是老妈，立马跑过去：“妈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来帮你扛！”

老妈喘着气，摆了摆手：“你扛不动。”

我尾随着她慢慢回家，听她说进山的不易与恐惧。

“规定不准砍活树，就算没规定，我也不会砍，绿树是我们村的风水和脸面，护着好处多呐！山近处的干柴枯树，早被放牛羊的、砍柴的人搜得无影无踪。我先是爬到九东山找，翻遍整片林子都没干树，又绕到柏药山，终于在悬崖边撞见这棵干透的松树。树太重了，我吃力地扛上肩，天就黑了，心里直发毛，可一想到我的娃有火把了，就克服了恐惧。”

妈扛着干松树，来回换了几十次

肩，中途歇了五回，才把它扛到家，靠在院子的柴垛旁。

进到屋里，借着昏黄的油灯，我才看清老妈的模样：衣裳被荆棘划开数道口子，汗水浸透紧贴在身上。手背和小腿多处被划伤，红印子渗出的几个小血珠还在往外渗。

睡眼惺忪的弟弟妹妹看见妈，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她哭。妈轻轻地拍着他们，柔声安慰：“不哭不哭，妈回来了，我们喝点酸汤，啃点糊洋芋垫肚子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妈请了隔壁的三叔：“孩子他三叔，麻烦你帮我把这棵树扎成火把。”

三叔拎着斧头和一堆现削的木楔子过来，一边忙活一边念叨：“嫂子，你太拼了，深山悬崖摸黑走路多危险呀！”

老妈笑着说：“你侄儿心心念念盼了一年，当妈的再难也要给他兑现。”

三叔啧啧夸赞：“树心都是明子呐，火肯定旺耶！”

原本普通的干树，在三叔手里被撑得鼓鼓胀胀，像一根爆裂的狼牙棒。在我眼里，这哪是一根火把，分明是一根金光闪闪的金柱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一天总要摸上四五遍正在晾晒的火把，心里的喜悦没法说出口，天天翘首以盼，等着火把节到来。

总算熬到农历六月二十四晚上，妈从园子里掰来嫩玉米炒，还炒了一盘茄子，又炕出一锅金黄软糯的洋芋，这是给我和弟妹过节的犒劳。我狼吞虎咽吃完，举起专属我的火把，两步并作一步冲向生产队的晒场。

晒场上已经聚集了举着火把的小伙伴们，火光摇曳。

领头的存哥一眼瞅见我，大声招呼：“你也有火把啦！火比我们的都燃得大，还带着吡吡声。赶紧过来，站在小明后头，排好队！”

我们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，听着存哥的指挥，连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火龙，缓缓游走在村寨里，挨家挨户照亮院门，再绕着菜园、果园、谷田前行。到谷田时，存哥交代大伙齐声扯开嗓子呐喊：“今年丰收粮满仓，今年丰收粮满仓！”

震天的欢呼声冲破夜幕。田里遥相呼应的蛙声一片叠着一片，汇成优美的迎乐曲。一望无际的谷秧，好像被火光和祈福声催醒，在晚风里簌簌拔节。

我们的说笑声、田野的蛙鸣声、禾苗拔穗的清脆声，全部揉在了一起，那景致美得让人快要飘起来。

往家折返的路上，不少同伴的火把已经燃尽，可我的火把还闪着火苗，暖光铺在脚下的土路上。

我的脑海里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老妈独自攀悬崖、深夜扛着长树干赶路、第二天协助三叔凿木做炬的劳苦模样。我想，这一束火苗烧的不是干松木，是烧掉老妈的苦日子，烧出我们生活的甜蜜。

后来，每年的火把节，我就在农历五月自己早早同小伙伴们到山上砍回小干松树，自己扎火把了。妈满脸荣光地说：“我儿长大了！”

如今，老妈已长眠在地下十多个年头，每年火把节，村里依旧火龙巡游、祈福丰收。可世上千千万万的火把，再也没有一根，能比得上当年老妈用汗水为我找来的那一根。它永远亮在我的心底，提醒着我，天底下最厚重的爱，从来都藏在母爱中，藏在母亲默默成全儿女的平凡日子里。

毕加索的笔记本

（外两首）

张青

明亮与黑暗的撞击
蓝色与粉色的起伏
扭曲着身躯
在梦里走出又走进
战争与和平
衰老与童真
买下它，多么简单的缘由
想想看，它其实意味着
破碎，是为了更好地重组
三本笔记
拥有不同的主题
每个主题都在呼唤着
同等的注意力
精美的内页
毕加索从未想过留白
但又处处是想象
挂了太久
手指尖轻轻划过
玻璃，表面光滑有指纹

仿佛它是某种痕迹

● 海之厦

因为无知，所以我有一块鳄鱼皮
它的生命在沙泥中度过
在鳄鱼眼中，我步履蹒跚
我不知何时猎人会到来，带我离开
那些细胞的微粒，有时
一只云雀会把它的飞羽插入我的头发
或者，黄牛在水草丰满的地面落脚
在漂泊的迷茫中挣扎
我所认识的渔人们啊
已被台风藏匿
而鹭，却在晨曦中走过沙滩

● 雨行紫霞宫

紫霞在人心
仰望你的人

不止三千二百三十米的高度
还有西北的风
吹来黄土城墙上的深情告白
当猴子转身走进大漠
仙子是薄情世界的守墓人
见你，见自己，见众生
引擎拉开高速的风
想象你衣袂飘飘端详峡谷
锁上心门的人哟
沉入湖底的钥匙可还捞得回
弯道是攀顶的花腰
见你在那里
触不着，摸不到
山雀没唱完的歌就接着唱吧
回声，被雾捂成秘密
摘下头盔
让凌乱的头发表接住清风
淋过我的雨
又化为风，拂过你

紫霞。图片由AI生成